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# 同源字典

王力著

中華書局



王力全集 第十三卷

# 同源字典

王 力 著

中 華 書 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同源字典/王力著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4. 10  
(王力全集;13)  
ISBN 978-7-101-09899-0

I. 同… II. 王… III. 漢語-同源詞-字典  
IV. H139-6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310720 號

---

書名 同源字典  
著者 王力  
叢書名 王力全集 第十三卷  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 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  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  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 
版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規格 開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 
印張 24 $\frac{3}{8}$  插頁 2 字數 610 千字

印數 1-3000 冊  
國際書號 ISBN 978-7-101-09899-0  
定價 88.00 元

---

## 《王力全集》出版說明

王力(1900—1986),字了一,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,我國著名語言學家、教育家、翻譯家、散文家和詩人。

王力先生畢生致力於語言學的教學、研究工作,為發展中國語言學、培養語言學專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。王力先生的著作涉及漢語研究的多個領域,在漢語發展史、漢語語法學、漢語音韻學、漢語詞彙學、古代漢語教學、文字改革、漢語規範化、推廣現代漢語普通話和漢語詩律學等領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;在詩歌、散文創作和翻譯領域也卓有建樹。

要瞭解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脈絡、發展趨勢,必須研究王力先生的學術思想,體會其作品的精華之處,從而給我們帶來新的領悟、新的收穫,因而,系統整理王力先生的著作,對總結和弘揚王力先生的學術成就,推動我國的語言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,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《王力全集》完整收錄王力先生的各類著作三十餘種、論文二百餘篇、譯著二十餘種及其他詩文等各類文字。全集按內容分卷,各卷所收文稿在保持著作歷史面貌的基礎上,參考不同時期的版本精心編校,核訂引文。學術論著後附“主要術語、人名、論著索引”,以便讀者使用。

《王力全集》的編輯出版工作,得到了王力先生家屬、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和支持,在此謹致以誠摯的謝意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  
2012年3月

## 本卷出版說明

本卷收入王力先生的专著《同源字典》。

《同源字典》是王力先生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。

原書由商務印書館于1982年出版(後稱“商務本”)。1992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王力文集》第八卷收入《同源字典》(後稱“文集本”),該卷由吉常宏先生負責編校,根據商務印書館1982年本,訂正了某些訛誤,統一了引書格式。裘錫圭《談談〈同源字典〉》一文校出的脫文、錯字等已改正。

此次收入《王力全集》,我們以文集本為底本,同時參以商務本進行整理和編輯。為方便讀者,我們將王力先生的《〈同源字典〉的性質及其意義》一文一併收入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  
2013年1月

## 序

同源字的研究，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。這部書之所以不叫做《語源字典》而叫做《同源字典》，祇是因為有時候某兩個字，哪個是源，哪個是流，很難斷定，例如“麩、膚”二字同源，“麩”是麥皮，“膚”是人的皮膚，二字同源，到底先有麥皮的“麩”，後有皮膚的“膚”呢，還是相反，很難斷定。依文字出現的先後，似應先有“膚”，後有“麩”；但上古書籍有限，也許有了“麩”字，沒寫在書上，又也許最初有“麩”這個詞，只是沒為麥皮造字，我們不能由此引出結論，以為先有“膚”，後有“麩”。但是，在多數情況下，源流還是可以斷定的，例如“背、北”二字同源，一定是先有“背”，後有“北”，因為人類自從有了語言，就會指稱背脊，至於辨認方向，則是有了文化以後的事了（有人認為，篆文𠂔，就是指二人相背）。所以我說，同源字的研究，其實就是語源的研究。

清儒在文字學上的成就是空前的。他們確有研究同源字的能力。段玉裁、王念孫等主張以聲音明訓詁，這正是研究同源字的方法。段玉裁在《說文解字注》中、王念孫在《廣雅疏證》中，不少地方講某字和某字相通，或某字與某字實同一字。王筠講分別字、象增字，徐灝講古今字。其實都是同源字。那麼，為什麼他們不寫出一部同源字典或語源字典來呢？這是由於他們是從文字的角度上研究問題，不是從語言的角度上研究問題。

從前我曾企圖研究漢語的詞族，後來放棄了這個計劃。“詞族”這東西可能是有的，但是研究起來是困難的。過去有人研究

過，每一個詞族可以收容一二百字。但是仔細審察其實際，在語音方面，則通轉的範圍過寬，或雙聲而韻部相差太遠，或疊韻而聲紐隔絕；在字義方面，則展轉串連，勉強牽合。世上偶合的事情很多，文字上也是這樣。如果不在語音規律上嚴加限制，則必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使讀者無所適從。如果研究得不好，反而引導讀者誤入歧途。

在這部《同源字典》中，每一條所收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字，少到祇有兩個字，寧缺無濫。收字少了，就能避免或減少錯誤，具有實用價值。爲了保險，《同源字典》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訓詁，來證明不是我個人的臆斷。

這並不是說，這部《同源字典》已經十分完備了。從前沒有人寫過漢語的同源字典，我沒有現成的書作爲參考，寫起來很吃力。我想到什麼就寫什麼，遺漏一定很多，例如，今天忽然想起，“跣”與“洗”應是同源。“洗”的本義是洗腳，“跣”的本義是赤腳，洗腳必須先把鞋（屨）脫掉，不就是跣嗎？其次，《廣韻》和其他的書有許多區別字，我都沒有收進《同源字典》（如駮駟：綠耳），將來最好作爲“補遺”收入。我熱情地盼望承學之士匡謬補充，使這一部書能臻完善。

從1974年8月到1978年8月，我用四年的時間，三易其稿，寫成了這一部書。在寫這部書的時候，承蒙張芷同志把他的《語源小字典》（未出版）借給我參考；又蒙齊冲天、劉宋川、張雙棣三位同志幫我核對原文。我在這裏表示感謝。

王 力

1980年1月30日

# 目 錄

序	1
同源字論	1
一、什麼是同源字	1
二、從語音方面分析同源字	11
三、從詞義方面分析同源字	19
四、同源字的研究及其作用	37
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	44
一、轉音的滋生詞	45
二、同音不同調的滋生詞	48
三、同音不同字的滋生詞	51
古音說略	55
凡 例	71
正 文	75
壹 -○ -k -ng 類	75
一 -○類	75
1. 之部[ə]	75
2. 支部[e]	101



3. 魚部[a]	116
4. 侯部[o]	183
5. 宵部[ô]	206
6. 幽部[u]	232
二 -k 類	255
7. 職部[ək]	255
8. 錫部[ek]	275
9. 鐸部[ak]	287
10. 屋部[ok]	304
11. 沃部[ôk]	311
12. 覺部[uk]	317
三 -ng 類	325
13. 蒸部[əng]	325
14. 耕部[eng]	332
15. 陽部[ang]	356
16. 東部[ong]	393
貳 -i -t -n 類	411
四 -i 類	411
17. 微部[əi]	411
18. 脂部[ei]	432
19. 歌部[ai]	453
五 -t 類	472
20. 物部[ət]	472
21. 質部[et]	492

---

22. 月部[at]	503
六 -n 類	530
23. 文部[ən]	530
24. 真部[en]	558
25. 元部[an]	574
叁 -p -m 類	623
七 -p 類	623
26. 緝部[əp]	623
27. 盍部[ap]	632
八 -m 類	638
28. 侵部[əm]	638
29. 談部[am]	659
引用書目	669
《同源字典》的性質及其意義	672
音序檢字表	677
部首筆畫檢字表	704
主要術語、人名、論著索引	739

# 同源字論

## 一、什麼是同源字

凡音義皆近、音近義同，或義近音同的字，叫做同源字。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。或者是同時產生的，如“背”和“負”；或者是先後產生的，如“犛”（牦牛）和“旄”（用牦牛尾裝飾的旗子）。同源字，常常是以某一概念為中心，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別（或同音），表示相近或相關的幾個概念，例如：

小犬為“狗”，小熊、小虎為“狗”，小馬為“駒”，小羊為“羔”。

草木缺水為“枯”，江河缺水為“涸”、為“竭”，人缺水欲飲為“渴”。

水缺為“決”，玉缺為“玦”，器缺為“缺”，門缺為“闕”。

遏止為“遏”，字亦作“闕”，音轉為“按”；遏水的堤壩叫“堰”，音轉為“堰”。遏與塞義近，塞則不流，故水不流通為“淤”，血不流通為“瘀”。遏與抑義近，故音轉為“抑”、為“壓”。

“句(勾)”是曲的意思，曲鉤為“鉤”，曲木為“枸”，輒下曲者為“鞣”，曲竹捕魚具為“筍”，曲礙為“拘”，曲脊為“痠”（駝背），曲的乾肉為“胸”。

“聚”是聚集，“湊”也是聚集的意思。車輻聚於轂為“輳”，物聚為“簇、族”，同宗聚居的人為“族”，樹木聚生為“叢”。

“驚”是馬驚，引申為警覺。“警”是警戒，“儆”是使知所警戒，都和驚義相近。“敬”是做事嚴肅認真，警惕自己，免犯錯誤。

“皮”是生在人和動物體上的，“被”是覆蓋在人體上的。“被”的動詞是“披”（也寫作“被”），一般指覆蓋在肩背上。“帔”是古

代披在肩背上的服飾。

“兩”是成雙的二。車有兩輪，所以車的量詞是“兩”（後來寫作“輛”），屨一雙也叫“兩”（《說文》作“繡”）。古代背心叫“襖襦”，因為它既當胸，又當背（兩當）。

“兼”字原指兼持兩個禾把，引申為兼併。“縑”是并絲繒，即用雙線織成的絲織品。“鷦”是比翼鳥，“鱖”是比目魚。

“乾”是乾燥。“曠、燠”也都是乾。“旱”是乾旱。

“卷”的本義是膝曲，“捲”是卷起來。“捲”是屈木孟。“拳”是卷起來的手。“鬢”是頭髮卷曲。

“關”是門門。“榷、鍵”是關牡，即木鎖或銅鎖。“管”是鑰匙。

“暗”是日無光，“闇”也是暗，但多用於抽象意義糊塗。“陰”是山北，即太陽照不到的一面。“霽”是天陰，通常寫作“陰”。“蔭”是草陰地，也指樹陰。引申為庇蔭，也寫作“廕”。

黑色叫“盧”，也寫作“黧”。黑弓叫“旅”，黑土叫“墟”，黑狗叫“獯”，黑色的橘子叫“櫨”，目童子因為是黑色的，叫“矐”。

為什麼說它們是同源呢？因為它們在原始的時候本是一個詞，完全同音，後來分化為兩個以上的讀音，纔產生細微的意義差別。有時候，連讀音也沒有分化（如“暗、闇”），祇是字形不同，用途也不完全相同罷了。

同源字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方言的差異，例如：

《方言》卷二：“錯、鑼，堅也。自關而西，秦晉之間曰錯，吳揚江淮之間曰鑼。”

“堅”是通語，“錯、鑼”是方言。“錯”與“鑼”雙聲疊韻，“錯、鑼”與“堅”是脂真對轉。

《方言》卷三：“凡草木刺人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朶（初革反），……自關而西謂之刺（七亦反）。”

“朶”與“刺”錫部疊韻。

《左傳·哀公三年》：“無備而官辦者，猶拾瀋也。”釋文：“北土呼汁爲瀋。”

“瀋”與“汁”侵緝對轉。

《說文》：“堧，秦謂阬爲堧。”

“阬”與“堧”陽部疊韻。

《方言》卷五：“牀，齊魯之間謂之簣，陳楚之間或謂之第。”

“第”與“簣”脂錫通轉。

同源字必然是同義詞或意義相關的詞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反過來說，凡同義詞都是同源字，例如，“關”與“閉”同義、“管”與“籥”同義，但是，它們不是同源字，因爲讀音相差很遠，即使在原始時代，也不可能同音。語音的轉化是有條件的。

通假字不是同源字，因爲它們不是同義詞或意義相近的詞，例如“蚤”和“早”、“政”和“征”。我們不能說，跳蚤的“蚤”和早晚的“早”有什麼關係，也很難說政治的“政”和征伐的“征”有什麼必然的關係。

異體字不是同源字，因爲它們不是同源而是同字，即一個字的兩種或多種寫法，例如“綫”和“線”、“姻”和“媀”、“簣”和“簣”、“迹”和“蹟、速”等。這一類字在本字典中，一般祇用括號注在較常用的字後面（不拘泥於《說文》所收的本字）。但是，《說文》分爲兩個或幾個字頭而實際上應認爲異體的字，我們仍然把它們當做同源字看待，不過說明它們實同一詞。

這樣，我們所謂同源字，實際上就是同源詞。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同源字，就會發現，同字未必同源，不同字反而同源，例如“戾”字有乖戾、暴戾、罪戾、戾止（蒞止）等多種意義，這些意義各不相關。這就是同字未必同源。這實際上是幾個各別的同音詞，將來漢字改爲拼音文字以後，在詞典中應該分爲幾個詞頭，不要混在一起。又如“比”字有齊同、密列、頻繁等多種意義。齊同的

“比”，其同源字是“妣、媿、妃、配、匹”；密列的“比”，其同源字是“密、篲”；頻繁的“比”，其同源字是“頻”。“比”字的幾種意義，齊同、密列、頻繁等義又復相關。這就是不同字反而同源。

語言中的新詞，一般總是從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，例如梳頭的工具總名是“櫛”，後來櫛又分爲兩種，齒密的叫“篲”，齒疏的叫“梳”。“篲”是比的意思，“比”就是密。“梳”是疏的意思。可見“篲、梳”雖是新詞，它們是從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。同源字中有此一類。

還有一類很常見的同源字，那就是分別字（王筠叫做“分別文”）。分別字歷代都有。背東西的“背”，晚近寫作“揸”，以區別於背脊的“背”。嘗味的“嘗”，晚近許多人寫作“嚐”，以區別於曾經的“嘗”。這些字曾經行用一個時期，漢字簡化後，纔又取消了。有些近代產生的分別字，至今還沒有取消，例如阻擋的“擋”本來寫作“當”（螳臂當車），近代造了一個分別字“擋”，以區別於應當的“當”。《說文解字》一書中，就有許多分別字，例如柴祭的“柴”本來寫作“柴”，後來爲了區別於柴薪的“柴”，就另造一個“柴”字。懈怠的“懈”本來寫作“解”，後來爲了區別於解結的“解”，就另造一個“懈”字。存歿的“歿”本來寫作“没”，後來爲了區別於淹沒的“没”，就另造一個“歿”字。《說文》寫作“歿”，以“歿”爲重文。這些字我們都當作同源字看待。由於柴祭是焚柴祭天，可見“柴、柴”同源；由於懈怠是心情鬆懈，有似解帶，可見“懈、解”同源。至於人死叫“没”，那是委婉語，用淹沒來比喻死亡，可見“歿、没”同源。分別字產生於一詞多義，在文字上也可說是一種進步。但是我們應該知道，分別字乃是後起的字，如果認爲本字，那就是倒果爲因。《玉篇》云：“歿、歿，古文没字。”朱駿聲云：“没，段借爲歿。”這種解釋都是錯誤的。

分別字可以產生，也可以不產生，例如“長”字，既是長短的

“長”，又是長幼的“長”，至今没有人造出分別字。但是，“陳”字就不同了。漢代以前，陳列的“陳”和行陳的“陳”同形，漢代以後纔產生了“陣”字。顏之推指出，行陳的“陳（陣）”來源於陳列的“陳”（《顏氏家訓·書證篇》），可見大多數分別字都是同源字。從前文字學家把《說文》所收的分別字認為是本字，又把《說文》所未收的分別字認為是俗字，那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合理的。本字典所收的同源字，一直收到漢代以後乃至明清以後的俗字，如“住、罈、殞、呪、濾、硯、鋼、腑、臟、膈、透、嶺、殮、嶂、颯、雯、攔、擋、慌、踢”等。這對於語源的探索是有幫助的。

判斷同源字，主要是根據古代的訓詁。有互訓，有同訓，有通訓，有聲訓。互訓的例子是：

《說文》：“走，趨也。”又：“趨，走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謹，謹也。”又：“謹，謹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頂，顛也。”又：“顛，頂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瑀，琢也。”又：“琢，瑀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銷，鑠金也。”又：“鑠，銷金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捨，釋也。”《左傳·哀公八年》注：“釋，舍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窮，極也。”《楚辭·離騷》注：“極，窮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晚，莫也。”《詩·齊風·東方未明》傳：“莫，晚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蒼，青也。”《文選·謝朓〈始出尚書省詩〉》注：“青，即蒼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“躍，跳也。”《列子·湯問》注：“跳，躍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柔，弱也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》注：“弱，柔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逆，迎也。”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正義：“迎，逆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報，復也。”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注：“復，

報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界，竟也。”《周禮·夏官·掌固》注：“竟，界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溢，盈也。”《易·坎卦》虞注：“盈，溢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遞，迭也。”《易·說卦》虞注：“迭，遞也。”

《左傳·成公十六年》服注：“注，屬也。”《國語·晉語五》注：“屬，猶注也。”

《左傳·文公十年》注：“強，健也。”《戰國策·秦策二》注：“健者，強也。”

《左傳·襄公十四年》注：“蒙，冒也。”《漢書·食貨志下》注：“冒，蒙也。”

《詩·大雅·抑》箋：“舊，久也。”《文選·班固〈答賓戲〉》注：“久，舊也。”

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傳：“疆，竟也。”《說文新附》：“境，疆也。”

《書·禹貢》傳：“奠，定也。”《國語·齊語》注：“定，奠也。”

《老子》二十一章王注：“孔，空也。”《漢書·張騫傳》注：“空，孔也。”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注：“存，在也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》注：“在，存也。”

《漢書·樂布傳》注：“徒，但也。”《王尊傳》注：“但，徒也，空也。”

同訓的例子是：

《說文》：“省，視也。”又：“相，省視也。”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相，視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扶，佐也。”又：“輔，佐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國，邦也。”又：“或(域)，邦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句，曲也。”又：“鉤，曲也。”



《說文》：“溢，器滿也。”又：“盈，器滿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仰，舉也。”《說文新附》：“昂，舉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迫，近也。”《說文新附》：“偪，近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囁，喙也。”《詩·曹風·候人》傳：“喙，喙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遼，遠也。”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超，遠也。”又：“遙，遠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踣，僵也。”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仆，僵也。”

《說文》：“夕，莫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烝民》箋：“夜，莫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乃，汝也。”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“若，汝也。”又：“爾，汝也。”又：“而，汝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吾，我也。”又：“卬，我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斯，此也。”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是，此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叢，聚也。”《漢書·叔孫通傳》注：“輳，聚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天》：“迴風爲飄。”《禮記·月令·孟春》注：“回風爲焱。”

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登，升也。”《書·舜典》傳：“陟，升也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弘，大也。”又：“宏，大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赭，赤也。”又：“朱，赤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湊，聚也。”又：“族，聚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亟，急也。”《禮記·檀弓上》注：“革，急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“惻，痛也。”又：“憯，痛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增，重也。”《楚辭·招魂》注：“層，重也。”

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著，明也。”又：“彰，明也。”《荀子·正名》注：“章，明也。”

《詩·唐風·山有樞》傳：“考，擊也。”《淮南子·說林》